

# 与爱奔赴新程

□ 李苏海

## (一)

忍不住想起初遇的邯郸火车站——这座承载着千年赵都记忆的交通枢纽，浅色调石材幕墙搭配通透的玻璃穹顶，既藏着北方建筑的厚重，又透着现代交通的利落，候车厅里隐约可见的邯郸成语典故浮雕，悄悄为这场邂逅埋下了文化的伏笔。

那日的车站，南来北往的旅客裹挟着行李与喧嚣汇成洪流，我攥着车票低头核对车次，肩头忽然被轻轻撞了一下。一声带着歉意的“不好意思”撞进耳畔，清软得像春日融雪后的溪流。抬眼的瞬间，阳光恰好穿过玻璃穹顶，直直落在她的身上。她身着一件时尚的黑色皮衣，肩头随意搭着一条粉红色纱巾，风一吹，纱巾便轻轻扬起，衬得她肌肤莹润。长长的睫毛如蝶翼般轻颤，掩映着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眸，眸光流转间，似有星光落进眼底。一抹橘红色的唇膏，为她清丽的容颜添了几分明艳，如出水芙蓉，似闭月羞花，一眼望去，便让人心头一颤，再难移开目光。人群依旧涌动，列车进站的鸣笛声遥遥传来，可我的世界却突然静了，只余下她低头整理奶茶的小动作，和风吹起她额前碎发的弧度。原来所谓“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”，从不是书里的字句，而是此刻心跳漏拍的瞬间，是人海中一眼定情的笃定。后来才知，那一眼的惊鸿，便成了往后岁岁年年的“与子偕臧”，成了所有温暖奔赴的开端。

这一年，笔墨在案头耕耘，脚步在时光里跋涉，闲暇之余，把玩文字，记录当下心情，留作纪念。窗外的晨光爬上纸页，便将黎明的静穆写进短句；檐下的雨滴敲打着窗棂，就把潮湿的心事织成段落。偶有欣喜雀跃，便寻几个明快的词，将那份雀跃妥帖安放；若遇烦闷低落，也借文字的笔触，把心绪慢慢梳理平整。那些散落在日常里的细碎美好，那些藏在烟火中的温柔瞬间，都被一行行文字拾起、珍藏，成为属于这一年的独家记忆。数载的坚持与努力终有回响，当山西省散文学会会员的证书握在掌心时，指尖触到纸页的纹路，才懂所有挑灯夜读的执着、伏案写作的坚守，都化作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。而这一路的温暖，从来都离不开爱妻飞飞的日日相伴。

## (二)

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漫过窗棂，落在摊开的稿纸上，洒出一片暖黄的光晕。我握着笔，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面，听着窗外麻雀落在枝头的啾啾声，便在纸上写下“晴日，雀鸣，风过窗纱”。飞飞端来的连翘花茶还冒着热气，袅袅的水汽模糊了笔尖的字迹，她笑着说：“这句写得真好，像把春天装进来了。”我便笑着应和，又添上一句：“茶暖，人闲，岁月安然。”偶有倦意，便放下笔，和她倚在窗边看云卷云舒，那些涌上心头的细碎感触，转头就化作了稿纸上的寥寥数语，一笔一画，都是时光赠予的温柔纪念。夜幕降临，夜色渐浓，窗外的黎城浸在一片静谧里，只有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。我伏在案前，笔尖在纸页上沙沙游走，时而蹙眉思索，时而提笔修改，连窗外的风声都仿佛轻了几分。飞飞没有出声打扰，只在一旁的沙发上捧着书，暖黄的台灯将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与桌上的稿纸、墨水瓶相映成趣。她怕我久坐疲惫，会悄悄起身端来一杯温好的牛奶，放在手边时只轻轻敲敲桌面，眉眼间满是温柔。我停下笔，转头看她，她便笑着朝我眨眨眼，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，落在她的发梢，也落在我们相视而笑的时光里，安静又绵长。每当我写完一篇文章，总会先读给她听，字句里的妥帖与疏漏都逃不过她的耳朵。她是我的第一位听众和读者，也是帮我成长守护的老师。在此给你说一声：辛苦了，飞飞。

2025年岁末的冬雪如约降临黎城，天地间霎时粉妆玉砌、银装素裹。我与飞飞手牵着手，赴一场浪漫有约，先走进黎侯古城的老街。脚下的积雪被踩得咯吱作响，她的粉色纱巾被风扬起一角，拂过我的手背，软软的带着凉意。她总爱停下脚步，伸手去接檐角落下的雪沫，长长的睫毛上沾了细碎的白，仰头时，橘红色的唇瓣弯成好看的弧度。老街的灯笼在雪中晃悠，暖黄的光漫过她的眉眼，将那些落在肩头的雪染得温柔起来。我们就那样慢慢走着，不说话也觉得安稳，身旁的老屋檐、旧灯笼，还有漫天飘着的雪，都成了这场冬日漫步里

最熨帖的背景。

我们又牵手走进黎侯公园，漫天飞絮似揉碎的月光，落在肩头，也落在相牵的手上。雪粒子还在簌簌往下落，松柏都裹着一层蓬松的白。不知是谁先起的意，我弯腰掬起一捧雪，指尖刚捏出雪球的形状，就被飞飞抢先砸中了后背。她咯咯地笑着转身就跑，粉色的围巾在雪地里晃成一道柔美的弧线。我攥着雪球追上去，脚下的积雪咯吱作响，惊得枝桠上的雪沫簌簌往下掉。眼看就要追上，她却突然转身，把一个裹着松针的雪球精准地砸在我胸口。雪沫溅在脸上，冰凉凉的，可看着她笑弯的眉眼，我心里却暖暖的。玩闹间，我们又蹲在厚雪堆旁滚雪球，小小的雪团在掌心越滚越大，从掌心的盈握，到需要两人合力才能推动，雪球表面沾着松针与落叶，像裹了一层冬日的勋章。远处的亭台覆着皑皑白雪，近处的脚印交错成浪漫的纹路，这漫天的银装素裹里，没有喧嚣，只有彼此的体温，只有“情深似雪”的真切——这雪洁白无瑕，恰如我们的情意，在岁月里铺展，温软了冬，也绵长了岁岁年年的相伴。

## (三)

邯郸车站的初遇是序章，案头的笔墨是注脚，雪中的嬉闹是韵脚，所有过往都成了生命里的星光。挥别旧岁，不念过往遗憾，只携着这份暖爱，揣着对文字的热爱与前行的勇气，与爱人携手共进。

愿新的一年，晨光依旧会准时漫过窗棂，落在摊开的稿纸上，洒满电脑的键盘上，让我能继续在文字里耕耘，把日常的细碎写成暖诗；愿每个黄昏，都能牵着飞飞的手，去黎侯古城的老街散步，看夕阳给青瓦覆上金边，听晚风拂过树梢的轻响；愿我们的日子，没有波澜壮阔的惊艳，却有细水长流的安稳——案头有墨香，杯中有热茶，身边有良人；愿邯郸车站的初见心动，能在岁岁年年里酿成愈发醇厚的情意，冬去春来，我们始终携手并肩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。冬恋未央，岁月情长。

# 写作的路从不孤单

□ 韩晓蓉

引领我走向写作这条路，是我的哥哥。

一直以为，沉默寡言的哥哥和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太多交集。我们像两条平行线，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。没想到，最终帮我重拾儿时记忆的竟是哥哥的鼓励。

我由衷感激他。从哥哥的书出版那天起，我心里就空了一块——是的，我缺少的正是哥哥那样的坚持。儿时，我的作文永远是父亲的骄傲，那些稚嫩的文字总能换来他欣慰的笑容。谁能想到，当年作为理科生的哥哥，多年后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。当哥哥寄来他的新书时，我为他的成就由衷自豪，也为自己的现状深深感慨。

这就是坚持的力量。只要不放弃，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。哥哥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——他始终走在自己的写作路上，不曾偏离。而我呢？我把最初的梦想遗落在了哪里？

很长一段时间，哥哥时不时会发来他的写作心得，或是告诉我哪里有征文活动，或是对我的文字做指正，起初我不以为意，渐渐地，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：试试吧，不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？

就在我于这条路上踽踽学步时，又一个消息触动了我——退休多年的大姑姐，竟也开始写作了。她将含饴弄孙之外的时光，妥帖地安放在方格纸上，记录着人生沉淀后的点滴感悟，并且不时有文章见报。

这真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。于我而言，这惊叹背后，更是一种深刻的照见。哥哥的坚持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的中断与放弃；而大姑姐的“夕阳红”笔墨，则像一盏温暖的灯，照亮了梦想无限宽广的边界。它郑重地告诉我：写作这件事，从来不怕迟，只怕从未开始。她也在电话里一次次鼓励我：“多写，多投，别怕。我们这个年龄，更要为自己活一次。”

于是，在哥哥无声的推动、大姑姐崭新的榜样以及内心深处那个不甘沉寂的声音共同呼唤下，我重新拿起笔。当一段简短的文字变成铅字时，那种久违的悸动再次在胸中涌动——原来心还未老，怎会轻易服输？

这份力量，这份无言的感动，是家人给予的，也是岁月深处那个不曾放弃的自己唤醒的。我忽然明白，写作这条路，父亲为我铺过开端，哥哥正陪我同行，而大姑姐则让我看到了它绵延至远方的无限可能。

坚持吧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这终究是自己曾经最珍视的梦。如今，我更懂得梦想的种子一旦播下，便拥有穿越时间的力量。它可能在哥哥的持之以恒中开花，也可能在大姑姐的人生新章里抽芽，而它最终在我心中的破土，让我相信：这条路上，我从不孤单。

# 诗词三首

□ 韩慧珍

## 桃树

天天桃千树，寒风过后开。  
薄雪惧地暖，浮云妒日悬。  
梯下闲步促，闲谈笑荣枯。  
曲罢茶尚温，无事亦无闲。

## 如梦令·重回高专

再游小径苔深，犹记读书声有。  
试问人何在？却道夕阳依旧。  
回首，回首，唯有风拂杨柳。

## 记兄长探亲

春风千里送亲归，烹鸡煮鱼笑鬓衰。  
日起星落如箭追，漫天柳絮作泪飞。